

苏联文艺丛书

871562

0327

41042

T. 1

苏联当代短篇小说

上 集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671562

2327
41042
下1

《苏联文艺》丛书

苏联当代短篇小说

(上集)

邓蜀平 编选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张杰栋

苏联当代短篇小说

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)

大兴诸营印刷厂·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5.75 印张 335 千字
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6,000 册

[社 40—58]

统一书号：10215·48

定 价：~~1.10~~ 元
1.20

编 者 的 话

苏联短篇小说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一个较大的发展，出现了一大批各具风格的作家，他们在敏锐反映现实、大胆提出问题和塑造时代典型形象等方面均各有其独特的贡献。七十年代以来，苏联短篇小说进入了一个相对说来是平稳发展的时期，但这个时期在题材的开拓、体裁和艺术手法的探索、表现时代和社会的面貌、塑造当代人的形象诸方面；都有不少新的进展。本书上、下集所选二十几位作家，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有的是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已经闻名的老作家，有的是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进入文坛的新人。作品的选择，则侧重六、七十年代，同时尽可能在思想倾向、艺术风格以及题材等方面注意兼收并蓄的原则，以期比较全面地反映苏联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。有一些著名的短篇作家（如C·安东诺夫、B·舒克申等）在我国已有较多的介绍或已出版专集，他们的作品本集不再收入。

目 录

В.А. 利 金

- 家..... (1)
家徒四壁..... (12)
小 窗..... (24)
莫斯科的风雪天..... (32)

С. 沃罗宁

- 留在房门上的钥匙..... (44)
电话站的女人..... (54)
在地铁车厢里..... (61)
初 恋..... (70)

Ю. 纳吉宾

- 别人的心..... (85)
索洛维约夫大尉案件..... (106)

Г. 古利阿

- 拜 访..... (131)
我们十七号寓所的房客..... (138)
阿布哈兹式的决斗..... (150)

В.А. 索洛乌欣

- 手 杖..... (160)
手风琴..... (173)

Н·杜姆巴泽

- 别惊动它们! (205)
母 亲 (226)
狗 (238)

В·别洛夫

- 斯波克医生的教育方法 (260)
星期天早晨的会面 (304)
郊游记 (321)

Ю·卡扎科夫

- 他仍在十二月 (355)
面包的气味 (368)

А·列克姆丘克

- 空忙一场 (376)
何处是源，何处是口? (404)

В·舒加耶夫

- 一匣珠宝 (424)

Я·穆斯达芬

- 疯 狗 (449)

В·马克舍耶夫

- 有话对谁说 (466)

作家简介

- Вл·利金 (41)
С·沃罗宁 (83)
Ю·纳吉宾 (129)
Г·古利阿 (158)
Вл·索洛乌欣 (208)

Н. 杜姆巴泽.....	(259)
В. 别洛夫.....	(353)
Ю. 卡扎科夫.....	(374)
А. 列克姆丘克.....	(422)
В. 舒加耶夫.....	(447)
Я. 穆斯达芬.....	(465)
В. 马克舍耶夫.....	(497)

家

李 强 译

老印刷工人科尔涅耶夫的眼神不行了，腿脚也不听使唤了。厂长对他说：

“瓦西里·伊里奇！你忠心耿耿地干了一辈子，现在该享享清福了，你退休吧。”

谈得上什么休息，在这尘世上只有孤零零一个人，没有人来照顾你。瓦西里·伊里奇·科尔涅耶夫过去住在莫斯科近郊的菲尔萨诺夫卡，来莫斯科之前把房子留给了儿子，并对他说：

“米沙^①，这房子你住着吧，等我老了，也许能让我在这儿安身吧！”

“噢呀，爸爸，你这是说哪儿去了！”

米哈伊尔如今在西伯利亚，他是两年前应聘到那儿去的，干的还是自己的老本行——建筑部门的安装工。家里只

^①米沙和下文的米申卡都是米哈伊尔的昵称。

剩下妻子安托尼娜，在邻近的疗养院里当管理员。老印刷工科尔涅耶夫最近给儿媳妇写了一封信：

“亲爱的托尼亚①：

前两天单位让我退休了，我打算到你那儿暂时住一个时期，以后么，看情形再说。”

欢送老印刷工退休的会开得挺隆重。会上赠送他一台形状象把大钥匙的座钟，上面刻着赠言，此外还送他一台“斯皮多拉”牌半导体收音机。瓦西里·伊里奇神情忧伤，内心激动，他决定到菲尔萨诺夫卡儿媳妇那里暂住一些日子，便把莫斯科家里的钥匙交给了街道委员会保存。

儿子在几年以前和一个比他岁数大的女人结了婚，她就是安托尼娜，是个曾结过婚的女人。她和前夫生的女儿莉达，一年前中学毕了业，如今在莫斯科的一所学院上学，住在学生宿舍。莉达曾去过瓦西里·伊里奇的莫斯科寓所一次，但是她对老人十分疏远，使瓦西里·伊里奇觉得，他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。他想，大概她对继父也是如此吧，老人深为儿子耽心。

安托尼娜没有给瓦西里·伊里奇写回信，因此老人出发去菲尔萨诺夫卡的时候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。他随身什么也没带，只带了厂子赠送给他的、朝夕不离身的半导体。

瓦西里·伊里奇和妻子过去住过将近四十年的房子座落在路旁，紧挨着田地；现在这一带建成了新村。瓦西里·伊里奇从车站出来往家走，一路上思绪万千。回忆起过去下班回家，妻子总是在等着他。小凉台的桌子上晚茶早已准备停当。静谧的夕阳只剩下一道金边镶在远处的地平线上，迟迟

①托尼亚和下文的托涅奇卡都是安托尼娜的昵称。

不肯消逝。傍晚前，白色和紫色的烟草花从小花园里散发出芬芳的气味。

喝完茶，父子俩通常是骑着自行车闲逛，儿子那健壮的双腿灵巧地踩着脚蹬子……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几年前，儿子说：“爸爸，我要结婚了。”接着他又解释说，安托尼娜比他大三岁，是个离过婚的，她的女儿也有十岁了。那时，瓦西里·伊里奇只说了句：

“米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说真的，当你还不知道人的幸福到底蕴藏在哪儿的时候，能提出什么样的忠告或警告呢！

后来，瓦西里·伊里奇终于明白了，儿子并没有找到幸福。应聘去西伯利亚工作两年的事实，说明他的私生活是不理想的；但是和父亲什么也没说，大概是怕老人伤心，也许是受自尊心的指使吧。

老人走过草地，踏上了松林中的小路。当他接近家门的时候，开始放慢了脚步，这时，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。他现在已经退休，是享清福的时候了，但是时间都是怎么过去的哪？时光象流水一样迅速地消逝了，如今把我搁在了浅滩上。

他打开篱笆门，穿过菜园，花园在房子的侧面，那里一株株的老苹果树都是当年他亲手栽下的树苗。只有几年光景，一簇簇白色和蔷薇色的花瓣就密密麻麻地缀满了枝头。那时妻子说：“瞧，我们的苹果树开花了！”

瓦西里·伊里奇登上凉台，看见家里的门锁着。他绕到房后一瞧，后门也是锁着的，大概安托尼娜还没有下班。于是他就走进花园，在一株高大的老苹果树旁的小凳子上坐

了下来。一棵当年他亲手培植的栗树下面，堆积着一些带刺儿的栗子，形状象小刺猬。瓦西里·伊里奇从地上拾起一颗，用手摸了摸那上面的小刺儿，一点儿也不扎手，好象栗子也认出了自己的主人。

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坐在花园的凳子上，美好的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倏忽而过，恰似从奔驰着的列车窗口观看转瞬即逝的车站一样。

现在已经是九月了，但是只在两株苹果树上，有那么几个没成熟的苹果稀稀拉拉地挂在枝头。果树没有人侍弄，已经退化了，它们满怀忧郁来迎接步履艰难、老眼昏花的主人，以及他的暮年。

“米申卡，你为啥要去西伯利亚工作两年？”老人在心里暗暗地询问儿子。“难道莫斯科的工作还少吗？现在这里没有你，只剩下我孤独一人。”

两小时以后，安托尼娜才从外面回来；她手里提着饭盒，想必里面装的是晚餐。孤苦伶仃、忧心忡忡的瓦西里·伊里奇坐在凳子上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已变得干瘪瘦小，正象自己打译说的那样，活象个铅字。安托尼娜走近家门，才看见他。

她说：“瓦西里·伊里奇，这可真没想到啊！”她真会装模作样，老人不是写过信说要来吗。

“您好（老人不习惯用“你”称呼她），托涅奇卡！”老人说。“我是来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的……要不了许多，有一两口就足够了。”

但是玩笑竟没有开成。老人立即感觉到，儿媳妇在警觉地四下环顾，象是在思考应付的对策。

“当然，您得住下。”她这样说好象老人不是回到了自己家来，而是一位巴望主人接待的客人。“现在天气还不太冷，可以住在偏房里，那里您会感到更方便些。”

家里一共有三个房间，现在儿子不在家，安托尼娜的女儿在莫斯科的一所学院里寄宿，所以老人不明白：为什么住偏房反倒会更方便？

“干吗要住偏房哪？我想住在儿子的房间里。”

安托尼娜没有吭声。这个女人身材颇长，胸部丰满，梳着高耸的发式；可以说长得很美，但却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。瓦西里·伊里奇模糊地看到了她的身影，同样也模糊地觉察出她的内心活动：她认为老人来的太不是时候，她没有时间去伺候他，恐怕也没有工夫给他作饭。他们之间无话可谈，她对老年人的思想感情根本不感兴趣。老人肯定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感伤一番，可是六十五岁的人了还能有什么好命运，何况又是孤身一人？

安托尼娜可能就是这样想的，瓦西里·伊里奇猜出来了。

“住不住偏房，我不勉强……我只不过认为那里安静些，早晨可以多睡会儿，我上班可是挺早的。”

显然她还有话要说，但是欲言又止。她走进凉台，铺好桌布，切好面包，摆上小奶油罐，然后假惺惺地说：

“我们这里的冬天倒是挺美的……只是今年烧煤困难。我只在一个房间里生了火。”瓦西里·伊里奇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：“现在怎么办，第二个房间还得生火吗？”老人意识到，今年在这儿过冬，比在自己那间莫斯科波良卡大街上的房子里还要更加孤独凄凉。

“莫斯科现在是集中送汽，”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

起这些。“有单独锅炉的房子恐怕连一栋也没有了，都要改成烧煤气了。”

但是安托尼娜对老人的话丝毫不感兴趣，她说道：

“我在疗养院吃饭，每天顺便带回点东西留晚上吃。”

老人明白这话的意思是：“你来了，我可怎么办？”于是他说：“我已经习惯于自己作饭，也可以到车站附近商店去买点。托涅奇卡，既然赶到这步上啦，怎么办，妇女的活我也得干点。作饭么，我还有两手。”

他说出这番话，是为了不让儿媳妇再提出他如何过冬的问题；但是安托尼娜故意装作好象什么也没听到。其实，她心里压根儿也没想这些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谈起了自己的丈夫：

“说真的，我真不能理解米哈伊尔。他应聘去西伯利亚这件事，我是非常反对的。这两年我不得不守活寡。瓦西里·伊里奇，难道您作父亲的当时就不能劝阻一下吗？”

“米沙是有自己的主意的，”老人简短地说。瓦西里·伊里奇本想对儿媳妇补充说，对他们的婚事，他既没表态，也未阻拦，但没说出口。本来嘛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何必多操那份心哪，但是老人现在确信，儿子并没有找到他衷心为之祝愿的那种幸福。

喝过晚茶之后，瓦西里·伊里奇打开半导体，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，可是安托尼娜却马上说：

“我不喜欢听收音机，疗养院有很好的电视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
老人关上半导体，问道：

“托涅奇卡，平时你晚上都作些什么呢？”

“难道还会没事干！”从她的话里，老人品出来一点挑

衅的味道。“别人的丈夫在家里什么都帮着干，可是我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儿。西伯利亚好象没有米哈伊尔就不行了！”言外之意象在说：“现在你还赶来凑热闹……我不侍奉你还嫌活儿少是怎么的，你以为我一心想伺候你！”

也许安托尼娜不是这样想的，这只不过是老人的臆测。不过现在这个家使他感到异常空虚，这个久别的家能给他什么呢？只能勾起对往事的回忆，单单为了回忆往事，住在莫斯科也未尝不可。

安托尼娜在米沙房间的沙发上为老人铺了床，说：

“明早可以多睡会儿，我把茶壶搁在炉子上，您加下温就行了。祝您晚安。”

于是，瓦西里·伊里奇一个人留在儿子童年住过的房间里。当年，在这间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钓鱼竿。儿子经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，总拿回鲈鱼或鳊鱼。这个孩子作事努力认真，挺招人喜欢的。那些年月，他们家总是笼罩在一种恬静的幸福之中……

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，一幕幕令人怀念的往事从眼前闪过；但是，在现实生活里，却只有冷落和忧伤。不久前厂长对他说的话又浮现在脑海中：

“我们都是老同志，瓦西里·伊里奇，应当照顾你目前的状况，该让你享清福去了，把工作交给青年人吧。”厂长的意思是让老人懂得：他现在面临幸福的晚年，有资格享受生活的奖赏。也许厂长并没有这样想，这都是他的臆度。

快天亮的时候他才入睡。当他一觉醒来，安托尼娜已经离开了家。茶壶坐在炉子上。瓦西里·伊里奇独自一人在凉亭里喝茶。这时，有一只乌鸦也孤零零地栖息在苹果树上；

它张望着老人，一会儿就飞走了。大概乌鸦也不忍目睹这位心事重重的可怜老人，他不知道是在这个曾经是幸福的家园的房子里住下好呢，还是离开好。

老人喝完茶，洗净餐具，走进花园，在小凳子上稍坐了片刻。他决定不给儿媳妇添麻烦，于是拿起家用提包，径直往车站走去，一路上用手杖拨弄着地上的落叶。到了车站，在附近的商店买了一盒挂面和一公斤麦糝。他早就习惯自己作饭了。

老年享清福的头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，根本谈不上享福，因为一个人首先需要的是心灵上的休息，但是在这样一个家里能够寻求得到吗？

安托尼娜回家之后，为了博取老人的欢心，说道：

“为了您，我今天提前完成任务赶回来了……我想，您一个人在家该多寂寞啊！”

“这我已经习惯了，”老人简短地说。

安托尼娜今天显得特别殷勤。在凉台上用茶已经有些冷了，所以她在室内的桌上铺上了华丽的桌布，还拿出了奶渣饼，准备作茶点。看来，她好象极力要把过去已经被遗忘的家庭温暖重新带回现实中来。

“瓦西里·伊里奇！您来这儿太好了，您可以尽情地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。在我们的，也是您的菲尔萨诺夫卡，一年四季松树都散发着清香。”

安托尼娜给老人斟茶，张罗这，料理那，兴致很高，她似乎刚刚意识到应当欢迎这位老人的到来。

“您带来绒线衫没有？”她关心地问。“我把米沙的绒线衫给您找出来了，现在一早一晚怪凉的。”

老人一时还不大理解，为什么儿媳妇突然对他又好起来了，和昨天刚来时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安托尼娜接着又说了一番很对老人心思的话：

“米沙在工作上表现很不错，不久前还得了奖金……他有一双多么灵巧的手啊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竟忘记了昨天说过很多对米沙不满的话：“干吗要应聘去西伯利亚，莫斯科的工作难道还不够干的……”

过了一会，安托尼娜好象顺便说说似的，提出了一件事。这正是她一进屋就想立刻说的那件事，只是由于难出口，才把菲尔萨诺夫卡冬日迷人的景色赞美了一番。

“瓦西里·伊里奇，我想说件事。既然您打算整个冬天呆在我们这儿，是不是让莉达奇卡^①迁到您那儿去住，大概办理户口不会有什么困难……她总算是您的孙女啊！”

老人预感到，他可能要失掉最后一个安身之处了，这使他万分惊恐。

“哎呀，托涅奇卡……我到这儿来，没打算长住。我还想干点工作呢，想到装订车间去，这件事我事先已经了解过了。”

安托尼娜骤然沉默起来，身子突然绷紧了，僵直地呆立着。老人并没有看她，但已经感觉到了。然后她说道：

“这可怪了，瓦西里·伊里奇，您昨天还说整个冬天都住在这儿，今天却说呆不上几天……怎样能够这样对待我，无论怎么说，我总是你的儿媳妇，对我也该尊重些。”

“我什么地方不尊重您了，托涅奇卡？”老人问道。
“现在我有的是时间，只不过想来自己家里住上两天。我有

^①莉达奇卡是莉达的昵称。

什么地方不尊重您了？”

“据我知道，您早已把这座房子给米哈伊尔了。”话音儿是：“这怎么能算你的家！”虽然她没有直接说出来，可是老人听出来了。

“当然房子是属于我儿子的，但把房子给米沙的时候有言在先：等我老了，随时可以到这儿来安身。”

“谁让你住屋里的，没冷以前不是叫你住在小偏房里吗！”老人听出她的语气是：“你怎么非要住在屋子里不可！”

“托涅奇卡，我什么也不需要了……本想住一个礼拜左右，如果你感到麻烦，我过两天就走。”

安托尼娜坐在桌子的另一边，一声不吭，只听见茶匙碰得玻璃杯丁当乱响。杯里的糖早已溶化了。大概她过于激动，才这样用力搅动的。

“我为莉达奇卡难过，对你的冷酷也不能理解，”她恼恨地说。

“托涅奇卡，我是真的想再工作些日子，”老人温和地说。“我的房间只有十五平米，两个人住挺挤的，何况对你女儿又不方便。”他本想还说：“如果我一半时死不了呢！”但立即沉默下来了。

安托尼娜到厨房去洗餐具，老人仍坐在原处，他觉得自己似手做错了许多事：一不该来，二不该不住小偏房；然而最大的过错是：人老了还幻想有个什么安身窝……

老人现在看清了，这个家对儿子同样也是陌生的，过去的温暖早已无影无踪，将来也不能希冀会有什么幸福。虽然这儿有一个房间生着炉子，老人却觉得冷冰冰的。